

爱的笔画有多少

□ 韦 蔚

脑海里冒出这个短句，是在10月2日晚上11点23分。

这一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前一天的日程也是排得满满的。前一天不知有多少时间是花在手机上和电脑上的，是在发信息和回复信息上的。所有的信息几乎都与国旗与月亮有关。所有的信息几乎同一个指向：双节快乐！10月3日黄昏，我很滞后地在微信上点开了《人民日报》公众号发布于10月2日凌晨的消息：我们的战士罕见后退。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凌晨，突然下起了雨，不少市民冒雨等待升旗仪式的开始。现场哨兵也是冒雨执勤，不少市民主动为他们撑伞。有网友说，当时雨突然下大，换岗的穿雨衣的哨兵还没来。

现场画面显示，有市民自己淋着雨，也要为兵哥哥撑伞。

兵哥哥对市民说：“把伞收了吧，谢谢大家！”可市民们坚持继续给他们撑伞。

为了不让市民再撑伞，兵哥哥们只好——“后退一步，走！”

这一声“走”，令网友听哭……

10月4日一整天的日程，依旧排得满满的。直到深夜，我点开了老蒋分享的一个链接。

老蒋是我的小学同学，老蒋的母亲与我的母亲是老同事。

老蒋分享给我的是他发布在“浙江山野”公众号上的一篇“自然记录”：在山林间邂逅的大小猴子照片摄于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照片中，猴妈妈搂着小猴子，老蒋称之为“万物有灵，妈妈与孩子的有爱瞬间”。

我回复说：羡慕你有如此美好的邂逅！

我留言说：这温暖，真是直抵心底！让我们好好相爱吧，包括爱老蒋镜头里的猴妈妈和猴宝宝。

我阅读了精选留言。

玛丽说：和贵州黔灵山的相比这对猴子看起来好温柔（一个经历过很多次被猴子抢食经历的人发出感叹）。

西柿说：小猴子多幸福。

橘子Mi Manchi说：今天爬山拍到一只胖嘟嘟的黄头发蜜蜂，好可爱。

Katrina说：小猴子和猴妈妈长得好像啊。

……

我将“有爱瞬间”转发了又转发。

10月5日下午，我在明湖畔的蓝山咖啡馆听YY讲述LH的追思会。LH与肝癌抗争了2年半，在永恒不变的爱中，打完了那美好的仗，走完了应走的路，守住了当守的道。于这样的生命而言，离世，又是启航。

也是在10月5日下午，“屠呦呦获诺奖五周年”，升至热搜第三。

“屠呦呦”的名字让很多人想起《诗经》中复沓而来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看到将爷在“人格志”上说，如此自然场景，也是心中“天地之大美”了。

而在我的心中，屠呦呦的大美，是她给无数生命带来了爱的温暖与生的希望，是她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发表的获奖感言所折射出来的真实而素朴的情感。

那天屠呦呦向着全世界感谢了又感谢，末了屠呦呦说：最后，我要万分感谢的，是一种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草本植物——青蒿。它星散生长于低海拔、湿润的河岸边砂地、山谷、林缘、路旁等，也见于滨海地区。在中国近二十个省、区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一岁一枯荣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

价值。

想着这些5年前在遥远的北欧响起的声音，声声迭迭，哪一声不是掷地有声，哪一声不是饱含深情！

屠呦呦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起的20世纪最伟大人物评选中，与数学家艾伦·图灵、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一起入选“科学家篇”。屠呦呦入选的理由是：如果用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在10月6日的深夜，我在微博热搜上寻找屠呦呦，我从第1条找到第50条，我没能找到那3个字。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时间会记住屠呦呦。只要时间存在，屠呦呦就永远不会消失。

也是在10月6日的深夜，我想到了贝壳于9月19日晚上8点28分发布在朋友圈的文字。贝壳说自己从猎头到甲方那么多年，总想把事情做得完美一些，总希望所有从她那里送走或迎来的人选，真的找到了更好的去处。即使贝壳现在做了hr，还是会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电话沟通，希望自己在他们的眼里不只是一个官方话语的表达者，更是他们求取过程中的同路人。贝壳真心希望，那些曾经萍水相逢或有过深交的人儿，各自都有更好的人生。

我总是滞后，我是在9月20日下午才读到贝壳的这些文字，我晓得这一个方块字是贝壳用指缝里挤出来的时间写的。

我忍不住跟在别人的评论后面码了8个字：终究是那颗心儿啊……

此刻是10月6日深夜12点，我用心抚摸着上面一颗又一颗柔软而温暖的心儿，忍不住就又想着了——一个爱字，究竟有多少笔画呢？

旋即觉着，自己的那颗心，竟也在这无边的爱中，柔软着，温暖着了。

词三首

□ 俞象山

金缕曲·庚子国庆中秋双节寄友

雁翼风吹拂。望东乡、枫红菊艳，喜迎双节。鸚鵡洲头渔歌远，笛笑人欢声悦。鸣珂里、琼筵正热。塔影垂虹钟磬动，海盐塘、丹桂馨香烈。桑梓忆，锦弦拨。谢君赠我明明月。亮心头、千山万水，廓然寥豁。冲浪红船云帆挂，犁出累累金橘。更育就、铮铮傲骨。荏苒年光追孤旅，喜今宵、良讯频频接。泪若雨，花如蝶。

金缕曲·访航天清风馆

绿野澄波阔。赵家桥、航天园地，又添琳琅。珍品方廉崇教化，院士高标铭骨。旅吴穹、豪情浇筑。一展拳名传四海，忆当年、争学科星热。薪火烈，壮心铁。英贤伟业弦歌叠。驭神舟、银河北斗，长空探月。时务全球新丝路，奉献雄才奇拔。育桃李、清泉泓澈。廿八载初心未改，看今朝、东沼春雷抹。慈雨润，暖风拂。

金缕曲·运河颂

华夏真奇迹。纳三江、疏源千里，沟渠湖泽。尧禹吴王隋炀帝，史有纷云解识。孰可知、黎民劳役。血汗催开长啸浪，润九州、水利攀高格。紫左右，接南北。京杭一线航商舶。越城乡、虹桥宝闸，断纤通驿。霞映晴空翔鸥鹭，两岸桑麻菽麦。晓风捷、锦帆红日。潮涌东方圆佳梦，豁吟眸、美景如诗画。遗世界，耀中国。

在日常里发现美

——读毕亮散文集《饮茶看花就是生活》

□ 胡忠伟

故人寄茶，草木有心；乡食记闻，明月味道。在清风徐来的清晨或黄昏，捧读新疆作家毕亮的《饮茶看花就是生活》，感受一段光阴的缓慢旅行，体悟一种生活的逆流而上，在如此的清简与闲寂里，喝茶，听风，望月，看书，写字，享受人生，感悟生活的美好。于是，日常生活里就有了不同凡响的弥足珍贵的味道。

这样的生活是日常的，也是世俗的；是简单的，也是精致的；是情感的，也是理智的。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周作人在《北京的茶食》一文里说过的话：“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我想，毕亮无疑是一个懂生活、爱生活的人，要为他“有心”“用情”而点赞。碧螺春里的小桥流水，茶食瓜果里的淡而生香，闭心即静心，无事且煮茶，在时光的隧道里，毕亮把每一个普通、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而有了诗意，便有了远方。饮茶看花，发呆读书，写写画画，平常的日子不再庸常，烦琐的生活不再枯燥。

对于喝茶品茗，在毕亮看来，唯如此，才能换得几许闲心，又以闲心看世事人生，也就多了另外的景致。他似乎什么茶都喝，什么茶在他的笔下都会多一分情味。桐城小花、苦丁茶、崂山红茶、砖茶、大红袍、碧螺春、铁观音、翠兰、金骏眉、普洱、西湖龙井、六安瓜片……有啥喝啥，茶不同，但茶道相通。在苦丁茶的特殊的苦涩味里，他想起知堂老人及他的书：“这些年，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读周作人。读着放下，放下又接着读。常常是读了一段时间就读不下去，过了几天又想读。读读放放，几本周作人的选集也跟着我在伊犁各地奔波。偶然想这种感觉是不是像喝苦丁茶。”确实，周作人的文章看似冲淡平和，但常常带着涩味，这种“涩”，大抵极极了苦丁茶，耐人回味、咀嚼。知堂把自己的随笔集取名为《苦茶随笔》，晚年更是自号苦茶庵主人，更有“请到寒斋吃苦茶”的诗句。他的书，没有一定的“道行”，我想是读不懂的。毕亮沉潜其中，反复读，“过了几天又想读”，这是需要何等的坚毅和耐力打底子啊。古人所谓“雪澡精神”，我想，毕亮如此这般地以“茶涤灵魂”的读写生活正可与之相媲美啊。而“西湖龙井要归到绵柔之列，一杯龙井喝完，唇齿间留香许久，不像有些茶，入口口感极好，但喝过就喝过了，了无回味，就如喝白开水”。喝龙井，他还想起张岱，想起了张岱笔下的《西湖梦寻》、《湖心亭赏雪》、《陶庵梦忆》……如此“用心”，颇得喝茶之禅味。也是周作人，在《喝茶》一文中，描绘了喝茶之妙境：“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毕亮于日常生活中发现着美，体验着活人的酸甜苦辣和冬夏春秋，他读自己喜欢书，写自己喜欢的小品文，这些年，已出版不少著作，在文学艺术界形成了一定影响。在我看来，这等喝茶看书，赏月看花，就是他修炼不已的“胜业”。他在看似闲寂中积蓄着力量，在日常的小欢喜中孕育着大手笔——“喝自己之茶，写自己之文，才是好生活。”

乡间的瓜果菜蔬，日常的草木花叶，普通的吃食汤饭，都在他的笔下，活色生香，养眼入心。这样的“无为之用”，恰是生活中美的极致。哪怕不读他的文章，只浏览一下这些题目——苹果花、树上干杏、天山红花、空心菜、毛豆、土豆、榆钱、萝卜、面粉圆子、烤包子、冬至的饺子……这些活泼泼的字眼，带着大自然的清纯和新鲜，扑面而来，惹人流连而又唇齿生香了。

现代社会，生活繁忙而急促，人人都奔着名利而来，奔着名利而去。倘能在浮生半日闲里，真正去思索“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类的“天问”，无疑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在，这样的清醒者、思考者自有人在。毕亮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故乡湖南远走新疆，偏居一隅，然而他的思想和情感的触角早已穿越了千山万水，没有了地理和空间障碍上的阻隔，而是以笔为旗，思考着当下，书写着日常之美，也给浮躁的世风人心一剂清凉。

毕亮的散文往往小处着笔，实则以小见大，处处有大美存焉，一如明代诗人屠隆所描述的那样美好：“临池独照，喜看鱼儿跳波；径绕闲行，忽见兰芽出土。亦小有致，时复欣然。”或许，日常生活的爱好正是由这样一些小有致、小欣然串联而成，才催腾起时代的浪潮汨汨滔滔又波诡云谲吧。



广陈“明月山塘”一景 金卫其 摄

冯氏“耘庐”寻踪

□ 长 庚

清代平湖以编纂《桃李诗系》著名的沈季友曾有《东湖耆旧诗》以咏“耘庐”——

门第高华绝俗姿，名园诗忆当时。

梅花不解征君恨，开遍耘庐雪后枝。

而在其《桃李诗系》中，对“耘庐”更有具体的描述——

家居城西，宅舍园亭，甲于一邑。其别墅曰“耘庐”，为亩三百，周遭浚濠，内为连山复岭。植梅三千，筑室其中，名“雪窖”。植海棠千，名“海棠巢”。植桂二千，名“桂香径”。驯舞鹤三十余，每与宾楼上，掷果争啄。一时文酒之盛，比之玉山。

“耘庐”，在当时县城北门外七里，明孝廉冯洪业筑。冯洪业（1584—1661），字兼山，号茂远，又名当湖学人。冯氏乃平湖望族，也是诗书继世长、忠孝传家久，自高祖冯俊申明成化十九年（1483）举人，以下几代科举皆功名辈出。曾祖冯汝弼（1499—1577），字惟良，号祐山。嘉靖壬辰进士。据清光绪《平湖县志》记载，其先授行人官职，迁工科给事中，潜山县丞，扬州同知，及归，值倭寇发海上，往言于督府，请城平湖，首输为众倡。及寇至，赖城守得全。筑汉塘五十四里土石桥堰四十餘所，岁葺之。邑灾，赈米数百石，瘞孀尸，立义家，族属亲故贫者为代举婚嫁。年七十九卒。邑人请特祠之。累赠山东参政。著有《补备遗录》一卷、《祐山集》十六卷。祖冯敏功，字元卿，号小山。冯汝弼长子。据清光绪《平湖县志》记载，其于明嘉靖壬戌（1562）进士，后授礼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出为江西参议。升淮徐副使，备兵徐邳。迁山东左参政，抗议沭口、胶河俱不可开，忤柄臣意，自引归。巡抚张佳允以边才荐起，督漕于淮，卒于任。性孝友，父尝卒遭盗，冒锋刃出之。敦恤里閭，湖人怀而祠之。神宗朝，赠太仆卿。父冯伯礼，字节之，号让伯。冯敏功子。据清光绪《平湖县志》记载，敏功卒，台臬赉以金，伯礼遵遗命，归之官，筑宝应护堤。与其妻查氏事母以孝闻。性任侠，尝为友人授室，倾囊不吝。及卒，有束帛墓上会哭者。生平好读异书，诗学刘长卿。著有《春秋罗纂》十二卷、《刺言》一卷。从父冯伯禔，为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人。从弟冯洪孜，为天启四年（1624）进士。至“耘庐”主人冯洪业，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得举人。

作为后辈的沈季友在《桃李诗系》卷十七中对自己的这位乡贤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长身鹤立，眉目如画，披宽衣，冠晋巾，遇之者如神仙中人。

然后又评说道——

生平精心释典，铸大部梵经藏于径山。晚年犹信养生家言，以为神仙可致。

史书中确未见其出仕之事，秀水人盛枫是康熙二十年举人，其所著的《嘉禾徵献录》卷十八在说到冯洪业时也足可佐证：“性不乐仕而慕升举，谓神仙可学而至。”盛枫的《嘉禾徵献录》记载冯洪业还是一位大孝子：“父伯礼客死，徒跣奔丧，扶柩归。家失火，母楼居，负出烈焰中，鬓发俱焦。”

虽然不出为仕，冯洪业却好读书藏书，在平湖县治西建有“传书阁”，阁左有“万卷楼”，用以藏书。“家世贵盛”的冯洪业还是一位乐善好施之人，据《朱志》记载——

性尚义，轻施与，嘉、平二邑学宫圯，各捐千金助鼎新费，又捐田惠宗族供祠祭，修筑汉塘五十里，行旅便之，他如赈饥疗疫，舍棹棧衣帐，不可胜记。

显然，冯洪业平生最为喜好者便是乐居于自家别业“耘庐”之中，优哉游哉。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十八载：“别业一区，为汝弼所筑，花木水石亭馆甲一郡。洪业增修之，屏居其中，四面皆水为浮梁，以通往来。无事撤去，贵客至，欲见之，疾呼不应。”《朱志》亦云：“洪业世家子，丰于财，尝营北郊别墅曰‘耘庐’，疏池筑山，林木幽胜，中构曲房邃阁百十间，引水环之，集名士日赋诗饮酒其中，望者以为神仙。”

吴江文人叶绍袁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便是在“耘庐”中度过，并卒于此。叶绍袁之母冯太夫人为冯洪业姑母，其子叶燮在《西华阡表》中对之记述道——

暮年蘧发为浮屠于之皋亭山，卒于平湖孝廉冯兼

山之别墅“耘庐”。兼山，冯太宜人内侄。府君既为僧，义不可归，兼山来招，往依之以终。

叶绍袁，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任南京武学教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等，后弃官返乡。清兵南下，率子弃家为僧，自号桐华流衲，又名木拂，以明遗民自居。著有《叶天寥四种》。其子叶燮，字星期，康熙庚戌进士，曾任江南宝应知县，以诗文名于时，是清初著名诗论家，主要著作有《原诗》及《江南星野辨》、《已畦集》等。1648年，二十出头的叶燮在“耘庐”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前前往苏州城西南的横山，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隐居在那里，世称横山先生。叶燮有子名舒崇，曾入平湖县庠。清代《平湖县志·人物侨寓》有对这祖孙三人的列传。

《当湖外志》则如此说到也曾任“耘庐”谋生的董其昌——

董文敏（其昌）未第时，曾馆于我湖冯氏。家贫，服白布单袍，兴至，即书其上，久乃尽墨之，屏帟床帐淋漓殆遍。既贵，始见珍。文敏初学书于莫中江，子云卿亦与父齐名，其父于既卒，文敏乃以重价购之，无虑千两，聚而焚之，而文敏之笔遂单行，其亦不仁矣哉！

坐拥“耘庐”的冯洪业也勤于著书立说，著有《耘庐汇纂》、《百六杂吟》、《睡庵六书》、《易叟》、《昭华馆》、《句香亭七林纂》、《参同契集解》等。

只是好景难再，人事倥偬，“创始时资以万计，阅十年，想见当时物力丰盈，风俗奢侈”的“耘庐”，据清乾隆王恒《平湖县志·卷一地理下》载述，至清初时，“耘庐”已属御史陆光旭，题曰“桂山堂”。其后又为侍郎高士奇得之，改曰“北墅”。而到沈季友编纂《桃李诗系》时，“二十年来，劫灰满眼”。当年的台榭廊廡，已倾圮，淹没在黄茅白苇之中，林莽深绕，一派荒芜，这也正如一首《游冯园诗》所感叹的——

夙爱耘庐好，春晴系缆初。

梅花高士宅，淡水野人庐。

度约空驯鹤，依慵忆乐鱼。

名山谁卒業，惆怅觅遗书。